**圆桌派第二季第10集 品味：品味暴露你是谁？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家辉、孟广美、阎焰**

窦文涛：我这位朋友一来，咱们桌上的假古董就得清理现场了。

孟广美：那我就得先撤了。

窦文涛：千万别，你怎么。

孟广美：我多年轻在它们面前。

阎焰：那真是，无限年轻。

窦文涛：我以为你把你当古董了，哈哈哈哈，但是广美你看看，这个我特意让我这位朋友拿来这个香炉，宋朝的，这是什么做的？

阎焰：北宋的，是用这个寿山类的滑石做的。

窦文涛：诶，为什么说我这位朋友呢？深圳望野博物馆的馆长阎焰老师，这个阎焰我觉得是有德君子。我说你这个古董这么深，那个给我们拿两件东西给大家展示展示，人家多廉洁，没有拿自己私藏的，或者说是给朋友这个增增值，拿咱们这儿秀一秀，不是，这是明码实价的，苏富比。

阎焰：对，这是苏富比香港、包括保利和其他几家拍卖行朋友拍到的，正好送过来让我看，等于我把本来是应该私享的，给大家分享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阎焰：这一件是我们的馆藏，但是因为文涛人很好，所以这个没有打出库单，我私自带出来的。

窦文涛；我就想请他给我们讲讲，就是说古代人，古代人的好品味是什么品味，所以他拿了几个朝代的。

阎焰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。

阎焰：这个是隋代的，我们也称为随白，这个是目前来讲在收藏业内非常火热的一个种类，它近三四年的国际市场的拍卖价格都非常高。

窦文涛：咱们先从最俗的开始，这件多少钱，拍卖。

阎焰：这件我记得好像大概20万左右港币。

窦文涛：这件呢？

阎焰：这件大概可能我印象不深了，应该在15万左右。

窦文涛：这件？

阎焰：这件应该十万港币。

马家辉：那我敢碰了，买得起，打破了也行。

阎焰：绞胎。

窦文涛：这种叫绞胎。

阎焰：对，这种叫绞胎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哪个朝代的？

阎焰：这个是金代的，距今八百年。

窦文涛：哎呦，你看。

孟广美：太特别了。

窦文涛：漂亮，多迷幻，咱们看见这个，这多迷幻，这个绞胎。我跟你说有些古代艺术你看上去很现代是吧。

阎焰：这个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见，尤其是在香港的朋友喝那个拉花咖啡，它上面有这个图案，然后去吃那个云石蛋糕，也是这个图案。

窦文涛：汝哥官定钧，这是这个定窑，宋代的吧。

阎焰：对，定窑，你太厉害了，比宋代稍微晚一点点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就是，这个宋代的很多花纹，就是这种暗花。

阎焰：对，我们称之为萱草纹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阎焰：萱草纹，对，很漂亮，刀刻的，就是胎装饰，它实际上是用刀，这个泥刀在泥胎上刮。

马家辉：真的有贴，这是Made in China，有拍卖行的，没有了，可是这个是那个出处。

阎焰：标签。

马家辉：这个是标签，这个是标签，签。

窦文涛：对，当然这个道行就。

马家辉：3660元。

孟广美：那是编号，那个是拍卖行的编号，但是我对不起，我可不可以问个外行的问题，像这个呢，如果是现代的产品，其实我是喜欢像这样子，所谓的这个这种乳白的那个感觉，但是这个这边有一个小疙瘩。

阎焰：这个叫瑕疵，你这个看的很细。

孟广美：然后里面有个小凹洞。

阎焰：那个也是瑕疵。

孟广美：这还有个小裂痕。

阎焰：这个是天然磕碰的，刚才你说的外边和里边的两点，我们叫窑业这个瑕疵，就是它在入窑的时候的瑕疵，口部的这个是磕碰，就是后天的瑕疵，但是这个陶瓷呢实际上它有一个特异性就是，整个在现在看到来讲，陶瓷在整个日用器皿中的使用量非常大。

你喜欢白瓷，实际上就像我们住酒店，酒店的床单一定是白的，并且我们看西方世界的人特别喜欢白色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它不遮丑，这个床单、床打扫过了，只要有人屁股一坐，你就得再换床单，脏了。

很多这个西方人离开家的时候，会拿白单子把整个家具都罩起来，告诉你这个家里没有人，有任何人进去我知道，所以你就想中国人在1400年到1500年前用白色来做瓷器，不得了的高度，所以你喜欢是很正常。

孟广美：真漂亮。

窦文涛：广美，你注意到这个瑕疵，有瑕疵更添爱意。你知道因为明代有一个大文人叫张岱，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，可以作为咱们的交友之道，你为什么应该跟我交朋友呢，因为这个张岱说了，说人无疵，他说人要没有瑕疵不可与交，不可跟他深交，因为他没有真气，你看我这浑身瑕疵的，全身真气。

孟广美：您客气。

窦文涛：前面还有一句，人无癖不可跟他交朋友，就没有癖好，你不要跟他交朋友。

阎焰：没有嗜好。

窦文涛：因为以其无深情也，这个人呢，能够不要命的喜欢一个东西，他也能不要命的喜欢你，是吧。当然今天咱们这个阎老师的这个宝贝做开头，还是要讲跟这个大多数朋友有关的。有关的，家辉你觉不觉得，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，我在很多朋友身上我感觉到一种，我把它称为品位的焦虑。

你看现在很多人是有钱了，互相间背后谈论人都是你瞧他穿的那个没品位，你瞧他家里那个装修没品位，是吧？可是实际上呢谁品位都不太高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问题，品位到底是个什么？

马家辉：品位有很多的不同的定义，其中一个，它是一套的标准。那个标准是一套一个圈圈，圈着不同的人，假如你不在那个圈圈里面的人，人家不一定认同那一套的品位。所以它是一个圈圈，用来区分上流社会的品位，中流，下流，新中层，白人品位，黑人品位、男品位、女品位，其实是区分。

为什么要区分呢？就是想建立自我的标准，自我的认同，自我的话语权权领。往往那个美学或者说那个品位，是展现在使用的过程里面。打个比喻好了，一个很优雅的女士，或者一个很优雅的男士，他用恰当他的身份场合的方式来使用它，那个品位才真的出来。不然的话那基本上，只是一个价格而已，没有价值。

阎焰：家辉说这个包包，有一个小的故事和段子，我还是很吃惊的。跟我们今天说这个还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说这个女儿是在国外学金融的，赚了钱。给妈妈订了一个限量版的，这个H牌的名包，很贵很贵，然后就给妈妈寄回去了，隔了几个月她问妈妈说，说：妈，包好看吗？她妈回她说，这包买鱼真好，直接把水都装回家了，就是有点重。实际上这个就是器用。

马家辉：没错，阎老师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翻译了，除了说很好笑，用来买鱼以外呢，我更看重的是买鱼的过程里面，她怎么样拿那个包包，拎着这样走走走，走去，那就是用的过程。

简单来说，我刚举的例子很清楚了，不管那个是10万是100万 ，假如一个人用不恰当的方法，喝，喝吧，没有人，我们觉得那个美学的品味没有出来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光买解决不了品位问题，因为还是你这整个人，一气贯通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。但是为什么我说他有焦虑呢，他又迫切的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有品位、有文化。

但他靠什么东西呢，比如像在拍卖场上，你说那个贵，你像我过去听你们说，拍卖场上有那种人就叫“大你一口”，就大你一口，就是我总大。

孟广美：你喊什么价，我都大你一口。

窦文涛：你喊什么价，我都大你一口，交不交钱以后再说，我大你一口。你看，他（靠这个）宣誓身份，他找到了这种自豪。

实际上真正呢，我现在觉得女孩子都比较注重打扮，但是你知道现在，真是女性的声音慢慢起来了，我现在发现有些女性主义者说得我们也挺颓，就是说整天你们要求女人怎么样的会打扮，或者以貌取人。

看看你们这些直男癌，你们整天腆着个肚子，满脸油汗，你们是什么品位？所以在网上也出来这么一组照片，被称为叫什么直男癌的LOW审美，你可以看一看，这是典型事例之一，就是挂一腰的钥匙串，我上中学的时候。

阎焰：这是权力的象征。

窦文涛；这是管家的象征，你看再看下边，金金的皮带扣，你再看下边，就是穿凉鞋穿袜子，穿凉鞋穿袜子，这个立领，有时候家辉也这么穿，立领。

马家辉：我从不干这些事。

窦文涛：相比之下呢，我好像觉得呢，你比如说我跟你讲，你像我这个大陆这个北方人，我自己就感觉我跟他们实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就是说我只是做节目讲究一点，实际上就像你说的，平常生活里，你知道吗？

这夏天我就一大裤衩子趿拉板，就是我实际上是个糙人，你明白吗，实际上是个粗人，但是后来所以我们这个许子东老师，许子东老师有句话很有意思，他就说穿衣服也是对身体的一种管制，他说他当年到香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他说香港的小孩不穿开裆裤，我们小时候都穿开裆裤。他说你看我们就穿开裆裤，它会孕育出一种什么样的调调，对吧？就是他比较叫随性、随意。

孟广美：其实我觉得我还要回应，我觉得阎老师讲的那个气息真的是太对了，我最近因为往返北京跟香港，我等于就是一半一半时间两边住。

我在香港住了十四年，我刚搬到北京去的时候呢， 就由于刚刚去真的是格格不入，为什么，大家约吃饭，一帮九零年代的模特约吃饭，那我就觉得要跟老朋友相见，就是真的是轻描淡写的化了一点点妆，去到现场之后，我也是T恤牛仔裤，去到现场之后，人家说干吗你刚录完影，没有，我啥也没做，我只是觉得因为我很高兴，要来跟你们吃饭了，所以我就化了一点小妆，所以我就说对对对，刚录完影，但事实上我没有，结果我就知道了，原来以后跟我这些朋友们还有生活中的一些朋友们，我绝对不能化妆，因为你一化妆人家就觉得。

阎焰：太正式了，有意的，可以的。

孟广美：对，你太装了吧你，干嘛呀你，然后所以你一干吗，人家就说你今天穿裙子你是去录像了吧你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就是说有那么一帮人，但是也有一帮人就是即便她去倒垃圾，她还得踩高跟鞋，浓妆艳抹，也有那么一帮人，但那个可能比较不是我的生活圈里面的。

然后最近我回来香港之后，我就又是聚一帮九零年代的这些模特碰面，我一去我就基本歇菜，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朝阳大妈，我真不骗你，就是说她们就是，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年代的模特，我觉得很厉害。

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保持的特别的好，状态特别好，状态好之外还有那个气息，人家就是也是轻描淡写的一点点小淡妆，就觉得我那气息上哪儿去了。

窦文涛：都播撒在朝阳区。

阎焰：实际上广美说这个跟刚才文涛你说这个呢，比如说衣服是约束人的，中国人喜欢玉，刚才讲了说玉的感觉，我们有一个古词叫环配叮当，还配什么概念？

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，或者是佩戴在身上的时候，要约束你的举止。你走路的时候是要有方向的，否则的话会把玉碰的很响，或者会把玉碰碎。实际上它就是特定约束你走路的品味举止的方向都得端正，身子不能乱摆。

所以这个来讲，在古代都有整个的我们这个品味，实际上它就是生活长期惯性。实际上品位的另外一个概念，就是三个口为品，很多人说这一件事，就是品，品有很多种。

马家辉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所谓大家说的认可，所谓大家。

阎焰：还是圈子，你仍然是圈子。

马家辉：所以像我们回看维多利亚年代也好，巴黎说当然当时所谓有闲阶级，资产阶级出来取代贵族的品味的时候，居然会有一句话，用中产阶级的资跟资产阶级的品味圈形成的时候，居然是瞧不起贵族的品味的，我们一直经常说真贵族。

阎焰：另外的圈子。

马家辉：感觉是好的东西，他们是瞧不起的，骂人的时候会说这个人的品味蛮贵族的，蛮贵族的，装、虚，用普通话可能是高大空等等，那个自以为了不起，没有，我们新的资产阶级，我们这个东西的里面还有交换价值的，我们的这个东西，那个手表，这个拐杖，除了说有品位以外呢，还可以卖的，还可以保值。

对贵族来说这个不重要，我一辈子不可能卖这个东西。对于新的城市的巴黎的资产阶级是要卖的。所以在他们这个圈圈。

阎焰：就是家辉说的这个圈子就是规矩，在这个圈子之内大家是同类。

窦文涛：但是这个品味啊跟真伪有没有关系？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？你比方说好比我买个房子，我当时你知道费了多大的劲呢？就是我也很同情那家人，我买的是个二手房，房子是特别好，完全满足我的需要，我唯一犹豫的就是说它整个欧式的所谓的欧洲的装修，你知道吗？

这个房顶（阎焰：金的），不光是金的，他房顶拿木头镶起来了，一个一个格子，然后这么大个儿水晶大吊灯就在我的头顶，然后就所有的墙都是贴着花墙纸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就觉得这个房子怎么那么闹，对吗？怎么那么闹，我说最后我下决心买下了，买下了我又花了跟他同样装修的这些钱。

其实我才发现他这些假欧洲真正花不了多少钱，花同样多的钱干了个什么呢，回到售楼标准，四白落地，可能是我的个人爱好，就是全拆了，全剥了，就这么弄。然后呢你看很有意思，就是这个里边反映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，就是我找的这个装修队，是一个艺术家介绍给我的。

它就等于说这个装修师傅受过这个艺术家的训练（阎焰：有美术训练），所以他非常讲究精确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把它们全扒了皮，给我回到四白落地，他来给我表功，那意思就是说他收的钱少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这个墙从这头到那头给你找平，我给你抹了得有半尺厚的腻子。

这说明我们这个楼，甭管欧式建筑还是建筑，实际上墙都是歪的，他说什么叫高档，他说你现在看我给你这个墙面没有阴影，就是墙是就齐平的（阎焰：标平的），所以他说他们贴花墙纸，他们搞的这个，实际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墙都是歪的，这都不是平行的这些线。

孟广美：把那个师傅介绍给我吧，我们家师傅那个毛坯房来，他直接给我按一三夹板，直接按上去，他不给你找平，不弄腻子，他就说你这墙不平，我给你按一层那个，我说你每一道墙按了这么厚的一个板子进去之后，也就是说我们家原本可能是2000尺的房子，被你一按完之后剩下1800尺。

阎焰：这个很精确。

窦文涛：夹壁墙，可以藏人。

孟广美：对啊，走廊本来这么宽，忽然变这么宽了。

窦文涛：我就是为什么，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我也不能说瞧不起什么欧式，欧式有什么不好呢？我后来去欧洲，你看凡尔赛宫，确实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会觉得中国人现在装修都喜欢欧式，但是为什么我看我买那个欧式，我就觉得那么碎呢，就是为什么呢？

阎焰：这个实际上我还真是观察过，您说这个欧式是什么造成的呢？我们现在近几年好多了，早几年有很多所谓国外的名字，品牌的这些家具，包括装修，它主要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石膏，一个很漂亮的凳子，它实际上就是拿石膏糊的，然后给你刷漆，它跟你看到的欧式是不一样的。

它只有一个皮，就外面那层假皮里边全是糊的，你拿脚一踹倒那个凳子里边全是那个，就相当于你买了个凳子，它不是木头的，它是拿石膏做的。

这就跟现在咱们盖的很多新庙一样，你看也是大屋顶，也是斗拱，但是都是水泥的。

窦文涛；这就跟现在咱们盖的很多那个新庙一样，你看也是那个大屋顶，也是那个斗拱，但都是水泥的。

阎焰：对，他拿水泥倒膜的。

窦文涛：这算水泥雕塑就是吧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就算它弄的再好，假如还是一层用这个字。器用器用，就是说你还要看谁跟你一块用。听说内地有些城市好像装潢成变成欧洲城，有什么那个房子全部叫小镇，甚至那个大门都请了一些洋鬼子假装来戴着那高帽子，骑着白马在守卫，可是你住在里面，走到那边，看到的一些居民。

阎焰：不是一个格调。

马家辉：有些是很好了，品味什么，我们非常敬仰，可是好多你又觉得还是拿着一个很贵的包去买鱼去买菜，倒过来了。

我就说起一些可能有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的话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日本呢，不仅是香港，还有内地好多朋友，因为我们都明白，同样的景观，有时候我走在香港，觉得有些景观我眯起眼睛看也蛮不错的。

某些街道日本等等，可是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，你就感觉让你整个整体感不一样，然后气息不一样，去了日本不管走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你看到用，来这里出入的人，然后他的仪态，刚刚说到有没有化妆，日本女人喜欢化妆，老太太也化妆什么什么，基本上打扮是一种礼貌，假如我们再说到品味，这是一种礼貌。

阎焰：对，它肯定是一种礼貌。

马家辉：然后甚至说这种都是礼，不管开裆裤什么，它里面有一个礼的要求，对于行为举止的标准的要求，所以去日本你知道不仅是享用那种品味，不仅是买那种品味，也让买那种想象，把那个东西买回家去。

去日本的快乐在于说我能够看到一群这样的人，使用那个东西，用恰如其分的身份跟仪态来使用。

阎焰：对，这个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就是场景、境遇和它所有的环节。

孟广美：我觉得讲品味这个事情是很不公平的，因为你的生长的环境，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，允不允许你，你还有没有那个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，还有你的圈子是不是对的。

就像这个我刚才，阎老师把这放我面前，我真的心惊胆战的，我好想进这个圈子，但我咋看也没看懂，就是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：广美比较实在。

孟广美：是，

马家辉：没有，广美，你说公平也行，不公平也行。

孟广美：这绝对公平不了的。

马家辉：因为当你一开始说品位，这是不同的圈圈的时候，当然有不公平的部分，等于是说有人住两千尺，但我家里住三百尺。

阎焰：一样，还有住三十尺。

孟广美：我也住过，我住过一百尺。

马家辉：对，坐什么样的车，你刚刚最后一句就对了，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你说你也住过一百尺，那现在住两千尺，中间的过程你要付出什么呢。比方说你刚刚说我也想进入这个圈，可是我没看懂，问题是假如你要的话你可以学。

比方说有人和我说，我看不懂品位，只知道什么贵，我想进入这个圈子，可是我不懂。可是不懂的话，我会跟他讲，小朋友，你每天把看韩剧的那三个钟头看点书，了解器物的美学，不用三年，不用两年，一年或甚至半年你就懂了，你要懂一点了，慢慢再来就行了。

这一点来说是公道的。你要不要把你看韩剧的那三个小时花在这里去取。当我们讲到品位，英文有个字很好的，说品位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它说文化是取得的（Acquired），你要付出，要去学习，要自己去取得的。不是我们坐下来说你有钱就有品位，你生下来就有品位，没有这回事。

窦文涛：那你凭什么说我们看韩剧的品位就是不好呢？

马家辉：你这样想多了，我是说你要选择把时间花在哪里。

窦文涛：它是这一个问题，就比如说刚才广美提到了住一百尺的问题，就是说在今天社会里，更大多数的年轻人，我没有什么钱，甚至我也没有什么时间，谋生就占据了了全部精力，就让我全力挣扎了，那么品位这件事在我身上怎么说呢？

阎焰：实际上这个倒过来，咱们就说这个一百尺真有意思。

我前段时间看过几个这个网上的新闻，说有年轻夫妇两个人，到陕西的终南山去住，两万块钱，他把屋子布置得非常典雅。实际上我认为品位在很多时候，它不是说一定要拿某种东西量化，而是你找到一个心安的地方。

我可能这个房子是旧房子，我夫妻两个人把它整理一下，干干净净，非常整洁，和我心爱的人住在里面，就满足了刚才家辉说的要求，和什么人在什么境遇。房子周围全部是群山，那个是不用花钱买的。全部是苍翠绿色的植被，不用买的，到了冬天是白雪皑皑，也不用买。但是它同样是品位。

马家辉：所以说穿开裆裤也是品味。

阎焰：很高的品味，但是像这个年龄就不能穿了。

窦文涛：广场舞也是品味。

马家辉：那当然，我一直替广场舞辩护的，那种大妈美学真的被妖魔化了。我经常跟一些批评大妈的香港的年轻朋友说，我说你期待怎么样？假如你眼中这些中老年妇女，你期待她们是不是不跳广场舞，每天在家看韩剧 ，打麻将，打小孩，偷看老公手机电脑？那更有品位，更健康呢？

窦文涛：家辉体验很深。

马家辉：与其让她们那样，不如让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健康，去广场舞，大家展现她们活力，偶尔好像听说还搞点外遇，当然这样不好，不道德。

窦文涛：有很多时候是丧偶老人，在广场舞上就又结新欢了。

马家辉：没错，我觉得凭什么我们完全忽视了大妈美学？当然“大妈”两个字已经是一个标签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大妈广场舞这个事，他们的这个争议就很显然的反映了，我们刚才说的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对立。

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瞧不上你们这广场舞，我假想，如果是一帮这个大爷大妈，在体育场里他跳拉丁舞，可能很多人都会看着真有范，热情洋溢。

阎焰：真有范。

窦文涛：有他认同的，但是好多年轻人就说，（大妈）穿得那个红配绿，唱着那些个歌，都是两百年前的那个歌，所以你看他其实是，关于一个品位的歧视。

阎焰：还是代沟，变成另外一种代沟。

窦文涛：他觉得你这个大妈是没有品位，但是实际上大妈也有大妈的美学，她觉得这样美。

孟广美：红配绿，开心。

阎焰：开放。

窦文涛：你还真是红配绿。

孟广美：你色盲啊你，我这分明是蓝色。

窦文涛：对，色盲，色弱。不，就是你看现在咱们中国，也许是就是说面积大，人口多，人的圈层也是最多的，对吧？

马家辉：都无所谓，有时候蛮好玩的，我讲一个例子，虽然很容易被人家误会，我说一定攻击前辈，就是想讲莫言先生，当然了，莫言大师腹有什么，那句话怎么讲？

窦文涛：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马家辉：对，谢谢，我知道他太懂我，我跟他交往20年，我讲前面两个字，他就像那个自动翻译的，给我明白我后面要讲什么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对不对？那还是了不起。

阎焰：实际上您刚才说这个就是品味前面换一个字配位，品味也是配位，它得协调，不协调的东西，确实很难产生品味。

我们前面叫品味，刚才家辉说这么长一段非常好，就是配位。就是那一天去的时候，莫言先生的衣服和他所有的形象，和他要去的场景不配位，所以你就会感觉没有品味。

马家辉：我可没这么说。

阎焰：我来翻译的这个概念。

窦文涛：他来也替你说出了你没说出的话。

孟广美：但是就是根据我这个后来又移民到北京之后呢，我这八年来我的观潮，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专业人士，他们会普遍，尤其是男士，他们普遍的认为，腹有诗书的人是不可以过度的装修、装饰、打扮，否则会觉得会损坏你的专业性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？

窦文涛：它是，我觉得这个事说的就复杂了，就是说你看你刚才讲这个莫言，我再给你讲一个人，就比如说这个北大教授说季羡林，我们还有另一种美感，就是说在北大说见到季羡林，那学生不认识，以为是个校工老头，后来才知道是季羡林，永远就穿着个旧的这个中山装，跟个校工一样看上去，但是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圣人不相，就是说衣冠看人是大部分一般人的程度。

但是呢，那些真正的，你看我曾经有一个观感，我觉得就挺有意思，就是说穿的特别合适，就像你觉得特别配位，形象和衣着特别配位的，我在中国的这个演艺圈观察，往往是第二等的明星，你看，他们的容貌身材都特别配位。

但是你比如说中国最火的，你比如演小品赵本山，你看赵本山老爷子，他就已经到了一种穿什么。

阎焰：随意了。

窦文涛：他无所谓，你甚至比如说，说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，你看张艺谋穿什么，就是很多时候，甚至一个运动裤就来了。

马家辉：身份哪，身份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好像我就觉得到了莫言这种程度呢，我们认为他似乎自他自由了，他到了另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样的一种。

阎焰：另一个世界。

窦文涛：另一样的一种审美，就是他没有什么配不配了。

马家辉：那当然了，你这样说了，你刚刚说季羡林也好，赵本山老爷子也好，张艺谋，身份，我们知道某些人是什么人的话，就等于是说我们经常说，李嘉诚香港经常炫耀，你看我的表，300块而已什么什么，我们不会取笑任何品味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谁是谁，他的身份证等等等等，他的好处在哪里。

窦文涛：甚至我给你举，像咱们中国古代讲这个济公和尚，济颠。

马家辉：穿西装嘛。

窦文涛：他算有品位没品位。

阎焰：但是你们说这个来讲，就是咱们真的是话题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开。实际上古代的时候就是有望气，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人你怎么办？我说一个最简单的，就像刚才家辉这个说莫言先生这个状态，在汉末的时候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曹操，就是呢魏王的形象呢，他认为他自己长得不够漂亮。

所以他有当时的这个蛮夷到这个都城来见他，然后呢，他就换了个身份，他找了个非常漂亮魁伟的人穿着他的这个衣服坐在中位，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刀，就是我们叫带了一把刀站在旁边像随从一样，然后这个使节参观完以后就走了，然后他就专门让人去问，说，让他反映一下他的感官。

这个人就说了，说魏王一看气宇轩昂，非同凡人也，但他身边的捉刀人更是豪杰，所以这个阿瞒很快就派人追上把他杀掉。

窦文涛：曹操。

阎焰：曹操，实际上这就是气，就是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了，就是有时候以貌取人，就是他的貌和他本身匹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

我们也会见到很多人，他可能相貌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应该那个样子，但看他的气势很好，但是国外有很多电影拍的那些骗子，他为什么能骗到人？就是他把配位的假象做得特别好，就是又回到真假了。配位的时候有些时候，就是它的虚假的状态，但是很多内核的东西是包不住的。

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，魏王站在这个榻后面的时候，手按着这个刀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故事就叫捉刀人，就是捉刀的这个人是非同一般的，比前面这个人还厉害，但是那个要你有特殊的甄别，所以这个被杀掉的使节一定是很厉害的使节。

窦文涛：他会望气，你像就是说这个气，有的人是营造一种气。

阎焰：对，虚假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现在觉得，你知道我多年前，我们去过一个富豪一个人家里，我发现他是怎么招待客人呢，就是先是就是说，你们自己不要去，我派车接你们，集中的一个车把我们接到门口，然后那个一进去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一个半小时没有见到这个本人本尊，就是在营造气氛。

门口几个一身黑衣，就是来这儿请进，然后就是说先带你参观一下，对吧？我一看门口两个罗马式的那个柱子是金的，你知道吧？罗马那种开花的那种柱子，金的。

孟广美：你确定他不会看咱节目吗？

阎焰：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他现在可能已经潜逃国外了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马家辉：我记得我在香港，去过一个住在山顶的很大的别墅的一个商人的家里。当然一进去也是给我，他说家辉这个董其昌，这个我买回来投回来几个亿，这张齐白石张大千，的确很好，那可是每一张画中间呢，刚好那时候是3月4月份，刚过了春节不久，还贴着那种挥春，在香港银行拿回来的恭喜发财、名成利就，利时什么什么的，财色兼收什么。那我觉得你就算用常识来说，那你能够说这个是品味吗？在齐白石跟董其昌中间。

阎焰：这是超现代主义。

马家辉：就是贴着那种横财就手。

孟广美：横财就手，龙马精神。

马家辉：那所以说有时候不用讲的那么复杂，还是回到匹配。

窦文涛：广美，你想说什么？

孟广美：我想说的是，其实咱们都不用着急，中国人不是讲吗，三代为官才能学会吃穿。我们现在连一代都还不是，所以我就说像衣服很简单，大名牌你只要舍得，你就能够得到，问题是你买回来之后，到底是你穿的衣服还是衣服穿了你。

一样的，这个东西，齐白石，你回家之后，你的气压不住它的时候，你像老被齐白石压着，所以我就等我的第三代再让他们去那个。

窦文涛：但是不是第一代就可以寻求表达？什么意思呢，你看刚才你们说的，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聊出这么个道理，刚才阎焰讲品位与配位的问题。我想起文道特爱聊，儒家讲这个“相应”。

什么东西呀，比如说你跟你的爱人要相应，才能交相感应应，对吗？像我们的很多朋友他们喜欢收藏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喜欢收藏黄花梨家具，这个人喜欢收藏画，这个人喜欢书法。

你再推广一步，就像一个艺术家，他画这个画，有人说就是说我为什么收藏这个，我不收藏那个呢？有个老师就跟我讲，其实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就是因为那个东西跟你相应。

实际上你家里怎么装修，这就是你在表达你自己，你在表达你自己，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绞胎，你觉得这个比如说，你最喜欢这种迷幻的线条，平常你为人也是这样，喜欢一种迷幻感的画面。

于是可能你穿的衣服，就是说它表达了你，因此不管说是有钱没钱、穷的富的，他其实我今天穿什么，在我力所能及的条件内，都是一种，比如说你今天都是你。

阎焰：都是品味。

窦文涛：你选择穿哪件衣服出门，其实是表达你自己，反映你自己，我到你家里一看，我马上了解到您这个人他的精神世界。

比如说你是属于晚明的人，那种精神世界，你是活在那个世界。或者说我发现你是活在欧洲中世纪的，那样的一个美的世界，因为你家里摆的，墙上挂的都是这些东西。

所以从本质上说，所谓这个品位，其实是不是说是你这个人的表达，你寻找的是能表达你，能与相应你的东西，而我们也就从这些地方看到了你。

阎焰：来解读你的品位。

窦文涛：解读你的品味，所以说有的时候像家辉说的那个，你家里挂的东西，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好，你也并不真正的喜欢，你是为了彰显你的身份，这玩意儿值钱。当然，由此我们也就了解了你的品味嘛。

对，谢谢。

END